他亲眼目睹黄继光堵枪眼

——定陶区黄店镇老八路王效富的传奇人生

他是一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八路、老英雄，曾参加过解放开封、济南、兰考、定陶等无数次大小战斗和淮海、渡江几个大的战役，多次荣立战功；尤其是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，亲眼目睹了黄继光负伤堵抢眼的英雄壮举……一个个尘封的故事彰显出他传奇的人生。 ——题记

今年的9月3日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。现居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的王效富，向他的家人讲述了其戎马生涯的那段历史。他的祖籍是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姑庵大王庄村，不到16岁就离开了家乡。9月4日晚，笔者收到他老家的侄子中国工艺美术师王贵景微信转发的信息材料，随即便电话采访了王效富及他的家人。

讨饭途中参加八路军

今年94岁高龄的王效富，1927年出生在大王庄村。兄弟姊妹10人，他排行老五，因当时家里很穷，他的童年都是在讨饭中度过的。还不到16岁时，有次在讨饭途中他遇到了八路军的队伍，强烈要求参军打鬼子。经过一番软磨硬泡，便当上了一名八路军小战士。在抗日期间，他作战勇敢、机智，第二年就当上了侦察连连长，一直战斗到日本侵略者投降。

1947年，蒋介石发动内战，他参加了解放开封、济南、兰考、定陶等大小战斗上百次。淮海战役中，身边的战友大部分牺牲了，王效富被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七军五十一师一二五团二营六连，任连长。所在部队属华东野战军，由粟裕、谭震林指挥。这是决定胜负的一仗，解放军60万人对国民党军80万人，却打得国民党节节败退，活捉了黄维、杜聿明等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。淮海战役取得了全面胜利，他荣立二等功一次。后又随第二野战军，南下从四川到达贵州独山、湄潭。先后攻克娄山关、解放了遵义。由于他们都是急行军，天天要跑很远的路，当时脚趾磨烂留下了残疾。

当时在贵州不少地方，潜伏着很多国民党残余势力，给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和土地改革造成很大威胁。按照上级军委指示，王效富带领所属部队剿匪清霸。之后为了巩固当时建立的政权，部队很多干部就留在当地任职，王效富临危受命担任遵义县的县长。

上甘岭战役遇见黄继光

1950年10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王效富于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部队，先后从四川到武汉再到东北培训一天后，夜晚，他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。在第一次战役中，他的眼睛被炮弹烟熏瞎，回国在北京治愈后又回到朝鲜作战。

1952年10月15日，上甘岭战役打响。战斗打得非常激烈，美国的飞机、大炮不停地轰炸，把整个阵地炸成焦土，地面通讯全部中断，他们三天三夜没有吃上一口饭，没喝上一口水。营里的通信员黄继光给王效富连里去送信，电话线被炸断了，黄继光回不了连队，就留在他的连里参加战斗。他们在主峰(五圣山，597.9高地)，当整个作战部队冲锋时，发现了敌人四个暗堡。黄继光主动请战，带领吴三羊与肖登良去炸暗堡。在炸掉敌人三个暗堡后，吴三羊牺牲了，肖登良身负重伤。这时，敌人第四个暗堡里机枪还在扫射着，“黄继光就拿着一个爆破筒往前冲，刚冲出去，大腿就中了枪。我从望远镜里看到黄继光大腿受伤后，又匍匐前进，左肩膀上又中了一枪，已经快到跟前了，敌人的重机枪还在疯狂地扫射，他一下就冲上去，又把他打退回来，他又冲上去，堵住枪眼，把爆破筒一拉，就带着负伤的身体将爆破筒塞进暗堡。”

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，战士们立即向上冲，迅速占领了高地，消灭了全部敌人。那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王效富看得清清楚楚，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场战斗结束，王效富又荣立二等战功一次。

隐藏功名 甘守清贫

1953年，朝鲜战争结束，他随部队回国，回到东北，并被分到了东北铁路第九局。1973年，再次到贵州修建川黔铁路，并将自己的妻儿也带到了贵州。但在这期间，他的大女儿走失，从此杳无音讯。

王效富一家就在遵义安家，自此告别了10多年的戎马生涯，在贵阳铁路分局遵义机务段当一名普通干事。他为人低调，工作积极，从不居功自傲，也从未向同事和家人表露过自己是老八路、战斗英雄，默默为党奉献，隐功几十年，直到1983年离休(享受处级待遇)。

据有关资料记载，“文革”期间，王效富老人战争年代的立功证章有的已丢失，但在他家里至今仍保存有不少勋章。对每一枚勋章，老人都加倍珍惜。特别是那枚正面刻着“和平万岁”四字、反面写有“抗美援朝纪念”的勋章，被他视若珍宝，保留的时间最长，也最完好。2018年，他的名字被刻在老家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上。王效富老人常说：“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，和平来之不易，希望今天的人们能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。”

通讯员 王义尚

吉祥寺石佛：成武佛教文化兴衰的历史见证

吉祥寺石佛

南北朝时期造像砖

成武县白浮图镇吉祥寺，始建于南北朝时期，是清道光庚寅《城武县志》记载最早的佛教寺院，历经1500多年的风雨沧桑，唯有一尊仅存的释迦牟尼石佛，见证了佛教在成武的兴衰。原寺院虽早已荡然无存，但复建的吉祥寺颇为巍峨壮观。在成武县博物馆展览大厅，三块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造像砖，形态逼真，保存完好。这是现存佛教在成武最早的见证，也是菏泽市较早的佛教文物明证。

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诞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，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(今尼泊尔境内)王子悉达多·乔达摩所创，后尊为释迦牟尼。张骞通使西域，为佛教东传奠定了基础。西汉元寿元年(公元前2年)，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国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，这是佛教传入的最早记载。另一路则由海上直接传到了南方。东汉明帝永平八年(公元65年)，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，永平十年，朝廷派使臣蔡愔到大月氏，邀请天竺“沙门”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，以白马驮载佛经及释迦牟尼佛像，到达都城洛阳，朝廷为此修建了白马寺。东汉时期，人们只把佛教当作神仙方术来信奉，影响甚少。到了魏晋，佛教有所发展，先后译经702部、1493卷。南北朝时期，佛教迅速膨胀。南北各地，广修佛寺，佛教信徒人数大增。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。隋朝皇室崇信佛教，唐朝皇帝崇信道教，但对佛教等其他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、保护政策，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。佛教经过“三武一宗灭佛”之后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，逐渐衰落。

成武的佛教，南北朝时期留存下来的仅有造像砖和石佛，因此白浮图镇吉祥寺是因为石佛的关系才有记载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在北朝时期，地处中原的成武，绝对不会只有一处吉祥寺。

到了隋唐及宋代，成武有关佛教的遗迹记录多了起来：张楼镇双庙集福胜院遗址，始建于隋唐时期；九女集镇侯阙寺遗址，唐初为法元寺；大田集镇卧化塔，始建于唐初兴善寺内，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汶上集镇记河寺遗址，唐初开始建有寺庙。汶上集镇天齐庙遗址，唐代建有天齐庙，以后历代多次重修。宋、金时期及以后兴建的庙宇更是数不胜数。从成武县现有行政区划可以看出，天宫庙镇、孙寺镇、白浮图镇等，已是政府驻地；其他以寺、庙、庵、阁、塔等命名的村庄，多达百处。

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，有三通唐宋时期的“佛说父母恩重经碑”。“佛说父母恩重经碑”目前全国已发现七通，巨野县两通、金乡县一通、德州市禹城县一通，而成武就有三通，即唐元和六年、五代后汉乾祐元年、宋太平兴国九年。唐佛说父母恩重经碑，刻于唐代元和六年(811)年，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佛说父母恩重经碑，内容和宋太平兴国九年碑同属一个版本，可互补。行文为自左向右排序，为古代碑制所鲜见。五代后汉乾祐元年佛说父母恩重经碑，《佛说父母恩重经》经文有多种版本，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将其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种版本。该碑经文即为甲种本，经文内容详细，四面环刻于该碑的三面，最后一面刻有立碑人等及刻石年月。这种版本的佛说父母恩重经碑目前是全国唯一的一通。成武县博物馆还藏有一通“太极真人说报父母恩重经碑”。宋太极真人说报父母恩重经碑，刻于宋乾德五年(967年)。碑文内容与佛说父母恩重经内容相似，都是劝善行孝让世人孝敬父母，不同的是该碑是以道家口吻叙说父母恩重的碑刻。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统计，目前是全国仅有的一通以道家口气叙说父母恩重经的碑刻。由此可见，当时与此并列的道教，已相形见绌，远不及佛教的兴盛。

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，还有一通刻于唐开元27年(739年)的唐玄奘译文——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碑”。全文260字，是般若经系列中一部言简义丰、博大精深、提纲挈领、极为重要的经典，为大乘佛教出家及在家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经，现以唐代玄奘译本为最流行。这通碑刻，菏泽市为仅有，在山东省亦属罕见。

由此可见，南北朝及隋唐宋时期，佛教在成武是极其兴盛的。明清时期，虽然佛教逐步衰落，但是随着移民的迁入，人口的急剧增长，村庄数量的增加，佛教仍占据重要位置，从《城武县志》记载及文物考证均证明了这一点。 文/图 通讯员 隋启良

●菏泽地名前世今生●

小石楼

小石楼村位于曹县城东北13.1千米，古营集镇政府驻地西南3.2千米处。古营集至力本屯公路穿过村庄，有东西街两条，均长200多米，40余户，人口130多人，以石姓为主，耕地184亩。《曹县志·古营集镇行政村村名由来·小石楼》词条载：清末，石氏由大石楼分支迁此建村，故取名小石楼；青山堌堆位于该村西南250米处。

小石楼村西南的青山堌堆，当地人俗称龙头岗，也称龙须岗。《曹南文献录·附录二·山水考》青山词条载：青山，曹县东二十五里，旁为卧龙岗。据传秦末项羽随宋义带兵北上救赵时，曾驻军于安仁集，当地民众称项羽原驻军地为卧龙岗，当时该地属鲁国。后楚汉相争，项羽败于刘邦，楚地都归降了汉，唯独安仁坚守不降，安仁民众声言“青山不老，英雄不倒”，不相信盖世无双的霸王会失败。刘邦欲以大军血洗安仁，有人上言：鲁民坚守礼义，为主守节，不避死难，忠义可嘉，杀之不祥。刘邦醒悟，派人在青山悬挂项羽头颅，告以项羽已死，安仁百姓这才归顺。刘邦任由安仁民众在青山祭祀项羽亡灵(首级)，故青山又有龙头岗、龙须岗之称。为纪念项羽，后人在青山上建霸王祠，供世代祭祀，民间有“青山为项羽血染之土，可镇惊祛邪”的传说。清《曹县志》记载，青山南北长六十丈，东西宽四十丈，高数丈，山上有覆盂形之台，偏左有王者洞，此王者祠所塑形象高大威武，为司马迁称为仁人的西楚霸王项羽。

青山堌堆所在的小石楼村，不仅和西楚霸王有关，还是大汶口、龙山、岳石、商、周、汉文化的村落遗址。《曹县志·古遗址·青山堌堆遗址》词条载：青山堌堆遗址位于曹县古营集镇小石楼村西南250米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文化遗存。该遗址南北长73米，东西宽65米，面积4745平方米，土质为灰褐色黏土。原堌堆高5米，1979年冬，堌堆北部被群众取土，遭到人为破坏，堌堆仅剩3米高。1957年普查时，曾出土陶马、陶罐、陶俑等陶器。1973年，全国文物普查时又采集到夹砂灰陶片、方格纹灰陶片、蚌刀(残)等。1976年，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在此试掘，又有大量陶片出土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，采集到的标本有东周夹砂红陶绳纹鬲、汉代泥质灰陶罐等陶器残片。2015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小石楼村的青山堌堆之上，不仅建有霸王祠，同时还建有澹台子羽祠。因为小石楼是先贤澹台子羽的故里。据《山东省历史地图集·村镇·曹县》古营集镇小石楼词条载：小石楼古村落遗址，为孔子弟子澹台子羽故里。

澹台灭明，字子羽，孔门七十二贤之一。澹台灭明比孔子小39岁，他天生异相，面貌丑陋，去拜孔子为师时，受到冷落。但他品德高尚、学风端正，离开孔子后，仍以孔子为师，积极传播儒家学说，并自学成才，南下吴楚游历讲学，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一代名师，跟随他学习的有300多人，他的才干和品德传遍了各诸侯国。孔子听说后，幡然悔悟，不胜感慨:以容取人乎，失之子羽！ 丰啸 酆鸿

歇 晌

儿歌曰：俺家有头大黄牛，拉犁拉车又拉耧；拉车去过衡水县，车重千斤腿不颤；拉犁去过南大洼，一天犁地四亩八；拉耧四蹄快如风，耧手累得真不轻；下晌喂牛三筐草，拿个笤帚赶小咬；老牛老牛快吃饱，完了驮俺去洗澡。

农耕时代，牲畜是人类生产的好帮手，耕耩犁耙、拉车拉磨都离不开牲畜。这些牲畜中，牛是最受庄稼人重视的劳动力，农人把牛当成自己过日子的忠实帮手，像对待亲人一样精心照料它，体恤它，白天再忙再累也要打扫干净牛棚，夜晚不忘加草加料。牛也把主人当成自己的靠山，踏实、温顺、耐劳，凡事尽职尽责，无怨无悔。

等牛老了，力气不够了，走不动了，就给它安排些轻松的活儿，甚至不忍心把它杀掉，毕竟风风雨雨一起经历过，惺惺相惜，感情笃厚。

农活中，犁地耙地应该是最累的，干到一段时间，牛身上满是汗水，气喘吁吁，也要休息一下，老农们也要坐在地边喘口气，抽上一袋烟，这就是农村人所说的“歇晌”。

歇晌时，牛儿静静地趴在松软的土地上，眯着眼睛，嘴巴在不停地咀嚼着，悠闲自在。老农们躺在牛背上，吧答吧答地吸着烟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做，任微笑照亮满脸铜釉般的慈祥；有时，他们也趁机打个盹，放松一下紧张的身心。孩子们仍是闲不住的，捉苍蝇、逮蚂蚱、追蝴蝶，蹦蹦跳跳忙个不停。

阳光静谧，夏风轻柔，野花含情，它们不愿打搅老农的安静。如此环境，如此状态，如此场面，真说不上优越的享受，但庄稼汉们却真实地感受到平实，感受到祥和，这也是他们内心真真切切的幸福。 文/丁明烨 画/王世会

桑氏夫妇德被女塾

邓文献

在菏泽古城东郊的康庄村(今康庄服装市场)，一提到“桑氏夫妇”，村中老人都尊重地称作“老三爷”和“老三奶奶”。这里说的就是清末民初，菏泽著名的教育家桑树勋和夫人桑绍勋。在菏泽古城的东北隅，一说到马神庙街(今步行街的北端)，城中老人都熟悉知名的“桑氏女塾”和“保姆养成所”。这就是桑氏夫妇在菏泽创办最早的女子学堂。

据《菏泽市志》记载，桑树勋(1854年—1921年)，菏泽城东郊康庄人。齐鲁文化名人，清末民初教育家，曾任菏泽县议事会会长。一生积极倡导女权，致力兴办学校，是菏泽一方尊师重教的楷模，被誉为“近代史上我省热心教育第一人”。

桑树勋出生在官宦书香家庭，其父亲桑九河，清道光年间进士，多年在云南做官，居官清正，暮年双目失明，告老还乡。桑树勋自幼在父亲的培养下，刻苦攻读四书五经，文才超众，不久就取得廪生资格。

清末，西方民主思想传播到中国，桑树勋受新思想影响，推崇严复的“世道必进，后胜于今”的社会进化理论，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。他倡导妇女权益，反对女子缠足。曾说：“女子要放脚，要和男子一样顶天立地。”当时，一些人还不理解，常常讥讽他。后来事实应验了他的言论，人们又对他称赞有加。

1898年戊戌变法，康、梁等人主张改革政治和教育制度，提出“废科举、兴学堂”的意见。桑树勋受到启发，认识到“要想社会变革，必须从教育入手”。他立足行动，说：“不但要办男子学堂，也要办女子学堂”。1909年，他拿出家中积蓄，在菏泽城东北隅马神庙，首先创立了“保姆养成所”(后更名为“幼儿师范学校”)，开始招收女生，以树立女子教育的榜样。

创办学堂在当时是一个新事物，很多人难以接受，也常遭到头面人物和权势之家的反对。桑树勋不受世俗议论的影响，意志坚定，决心办好这件事。

今日，康庄有位九十多岁的老人，还赞不绝口：“还是三爷有眼光，看得准，世道的变化，就是这个样。”

1912年，桑树勋又把自己在菏泽城中的“九间楼”(今东方红大街的红旗影院处)，以及乡下的500亩土地全部卖掉，折合白银1.3万两，在马神庙附近创办了一所高初两等女子小学，取名为“桑氏女塾”(后更名为“桑氏小学”)，既招女生又招男生。桑树勋亲任校长，聘教师，管教务，竭其财力和心力，呕心沥血，苦心管理。

后来，为了确保办好桑氏小学，他又把康庄的老宅卖掉，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处简陋的住房，把全家都搬来居住。桑树勋变卖家产，兴办学堂的盛举，最终被大家认可。不到十年，桑氏小学就成为拥有九个班的完全小学。在菏泽城及全省引起了巨大反响，人称“近代教育第一人”。后来受其办学行为的影响，菏泽城中又有五处小学和两处中学先后建立，基础教育得到快速发展。

桑树勋为人正派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平时不抽烟，不饮酒，清白一身。他常说：“老师要做学生的表率，校长既要做学生的表率，又要做老师的表率。”他胸怀开阔，性格爽朗，特别同情社会地位低下、家境贫苦的人，尽力给予周济和帮助，促使其子女接受新的教育，受到学校师生及乡亲邻里的尊敬和爱戴。后来，被大家推选为菏泽县议事会会长。

桑氏小学教师办公室(资料片)

1921年，桑树勋因病去世，菏泽县长和各界代表纷纷前来吊丧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教育界名人志士、教师员工、亲朋邻里都深为悲痛。为他送花圈和挽联，赞有“德贯桑梓”“开明人士”等怀念之辞。桑树勋没有儿女，许多受过他恩惠的人都为他服丧戴孝。当年送殡时，军警护驾，乐队奏哀，送葬的队伍，从城东门出发，绵延五里至东郊祖茔。

桑树勋去世后，夫人段氏，改姓桑，取名桑绍勋，继承其丈夫的事业，任校长和校董。桑绍勋(1898年—1964年)，菏泽马岭岗镇段庄村人，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，17岁嫁给桑树勋。在丈夫培养和影响下，她识文断字，知书达理。再加上聪明勤快，又善于珠算计账的技能，随丈夫多年参与校务，具备一定的管理经验和能力。

从1921年到1948年，她一直任桑氏小学的校长和校董。抗战时期，日本占领菏泽城，有人要她领取日伪政府的津贴，她断然拒绝，说：“我不当汉奸！”桑氏小学曾一度停办。抗战胜利后，小学恢复，桑绍勋将校长职务让出，只任校董，仍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。直到菏泽解放，城中学校统一调整，桑氏小学停办。

桑氏小学从创立到发展，经历了30多个春秋。学校规模曾一度发展为13个班，600多名学生，办学很有特色，为菏泽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桑绍勋回到康庄村，年近花甲还参加生产队劳动，村民对她十分尊敬，都尊她为“老三奶奶”。1964年，慈祥宽厚、品德高尚的桑绍勋老人离开人世，全村人为她送葬，深深地留在人们的怀念中。